

台灣歷史傳說與讀物中的劉永福抗日形象

陳嘉琪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兼任講師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民間文學博士候選人

摘要

後世關於劉永福在台抗日的傳聞，往往呈現一種百家爭鳴、各自表述的狀態。肇因於乙未劉永福在台抗日一事，從一開始即被賦予過多的期許與想像的色彩。本文透過分析以下四類劉永福抗日的歷史傳說與讀物：1. 民間流傳的歷史傳說、謠諺 2. 文人創作的歷史小說 3. 文人編寫的人物傳記 4. 教科書編寫的歷史教案。發現劉永福抗日傳說的流傳呈現一種現象，距離「劉永福抗日事件」越近的故事性歷史讀物，往往越不能貼近當時的史實，必須經過一段歲月時間的沉澱，才能夠有相對客觀的描述。反觀口頭性歷史傳說謠諺，往往在事件當下即能凸顯史實的某些面向。劉永福的抗日形象，亦隨著時代的演變，與講述者（書寫者）立場的轉換，而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關鍵詞：劉永福、抗日、歷史傳說、時事小說、台灣民主國

The Image of Commander Liu Yong-Fu in Taiwanese Historical Legends and Reading Materials as a Patriot Fighter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 in 1895

Chen Chia-Chi

Adjunct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Abstract

Historical legends of Commander Liu Yongfu's resistance to 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 in 1895 frequently consist of diversified interpretations resulting from excessive expectations as well as imaginings being given to the event during its initial stage. This research has discovered via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historical legends and reading materials, (1) folklore, ballads, and old sayings, (2) original literary works, (3) literary works adapted from historical legends, and (4) history recorded within textbooks, a phenomenon that the closer to the event in terms of time, the farther the literary works are regarding fidelity. In other words, objective portrayal of the event requires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Word-of-mouth materials including folklore, ballads, and sayings, on the other hand, better highlight some phases of historical events on the instant. In light of that, Commander Liu Yongfu has been given different images regarding his resistance of resistance to Japanese invasion following the change of time, and the change of narrators' and/or writers' standpoints.

Keywords: Liu Yongfu,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 in 1895, Historical Legend, Fiction of Current Events, The Republic of Formosa

台灣歷史傳說與讀物中的劉永福抗日形象

一、前言

1895年（光緒21年，乙未年），台灣因馬關條約的協議割讓給日本。從當年條約簽訂到日軍進駐台南府城正式領台，其間長達半年（4月17日至10月21日）時間，清朝士紳與台民一面力挽狂瀾的抵抗，一面建構捍台成功的歷史想像。¹ 初期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消息傳出，舉國震驚。當時不論是在朝重臣或台籍士紳，無一不希望朝廷收回割台的協議。在這樣的氛圍下，台灣經歷了時僅13天的「台灣民主國」，而後劉永福率領黑旗軍與在台義民，進行了一場為期4個月的對日抗爭。² 這樣的抗爭在劉永福潛返清朝大陸後，黯然地煙消雲散，期間所建構「捍台成功的歷史想像」卻在後世持續地發酵。

劉永福在台抗日一事，從一開始即被賦予了過多的期許與想像的色彩。清末經常是敵勝我敗的爭戰局面，劉永福罕見地在中法戰爭，打過一場漂亮的戰役。雖然，劉永福打下的勝仗無法改變越南將脫離中國，成為法國領地的事實，然而劉永福及其麾下所率領的黑旗軍，卻從此聲名大噪。³ 因此在「台灣民主國」成立後，不論是清廷重臣亦或台籍百姓，對劉永福的領台抗日，其實皆寄予厚望。這樣的期許也間接對後世，關於劉永福在台抗日的歷史傳聞造成影響，進而呈現一種百家爭鳴、各自表述的狀態。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劉永福抗日傳說的流傳，從清末乙未年就已開始。大致來說，我們可以將劉永福抗日的歷史傳說與讀物，區分為以下幾大區塊：

（一）民間流傳的歷史傳說、謠諺：乙未年間台灣與清朝大陸，即同時

1 林衡道：「當劉永福尚未離開台南之前，上海的申報每天出號外，報導台灣的劉永福將軍大捷。」林衡道口述，洪錦福整理，《台灣一百位名人傳》（台北：正中書局，1984.01），頁299。

2 詳細歷史論述參見張守真，〈乙未之役劉永福議和始末〉《史聯雜誌》26期（1995.11），頁71-100。

3 如林衡道所指出：「國父在三民主義裏談到中法戰爭諒山之役，對劉永福黑旗兵的大捷，倍加讚許，同時，也指責清廷糊塗，打了勝仗尚且不知。劉永福在太平天國作亂時就已立功，中法之役時，功勳更大。」同註1，頁297。

流傳有與劉永福相關的抗日傳說、俗語、歌謠。(二)文人創作的歷史小說：於劉永福在台抗日之際，清朝大陸即以快報、新聞的形式出版了一系列時事小說與圖畫，渲染「台灣黑旗又勝」的戰況。小說如《劉大將軍(永福)平倭戰記》、《臺戰演義》。圖畫如《劉大將軍擒獲倭督樺山斬首全圖》、《劉小姐大破倭奴圖》。(三)文人編寫的人物傳記：戰後1960至80年間有王詩琅、林藜、林衡道、許盧千惠等改寫的劉永福抗日傳說。(四)教科書編寫的歷史教案：1935年以降史學家呂思勉、羅香林等人即把劉永福抗日寫入本國史，為教科書中劉永福的抗日形象定調。

以上四類關於劉永福的歷史文本，除了各自建構劉永福的抗日形象外，同時又透過書面、口頭的交錯，彼此相互影響。本文除了針對以上四類文本內容，初步描繪劉永福抗日形象在台灣歷史傳說中的呈現，也將藉由劉永福抗日傳說，進一步思考傳說與史事間的形塑關係。

二、劉永福的離台經過及其傳說謠諺

劉永福在台抗日的4個月期間，已不僅是一段客觀的歷史，同時也承載了來自各方的期許，及其對捍台成功的想像標的。史書對於劉永福離台的敘述並沒有太多的細節描述，往往僅交代劉永福最後是夜乘英輪「爹利士」(Thales)離台。如連雅堂《台灣通史·唐劉列傳》所述：

九月初二日，黑旗兵在白沙墩獲英人間諜二，解至署，永福邀入內，商出亡；其人則爹利士船主舵師也。入夜，永福視安平礮臺，乘之以去。⁴

在史家筆下「乘之以去」四字即交代完備的事情，呈現在劉永福的歷史傳說中則多采多姿。葉英〈劉永福別傳〉描寫劉永福離台時，遭日兵追捕的驚險過程：

吳玉泉等請永福臥於高床上後，即離開。室內為永福與大夥及其侍者阿

4 連雅堂，《台灣通史》(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5.01)，頁984。

貴三人。半小時後，日艦已追至，日兵十餘人，登船檢查。各兵皆執永福照片一張，檢查久之，無所獲。隨至大夥臥室，日兵入，引目四瞭，維時永福臥在床上，身覆毛毯，頭露於外，見日兵入，極為鎮定，不知何以竟未為日兵認出。⁵

葉英筆下的劉永福在面對日兵的追捕，未有絲毫的驚恐與落魄，作者藉由劉永福離台一事，描寫劉永福異於常人的鎮定與大將之風。⁶此外，同樣也是藉此刻畫劉永福鎮定如常的還有林衡道，林衡道描述劉永福為了躲避日本追兵化裝成了伙夫：

劉永福就在船艙底下，他化裝成伙夫，正在船艙底下賣力的挖煤炭呢！一方面劉永福鎮靜如常，一方面是日本人眼拙，才逃過這千鈞一髮的緊張時刻。⁷

劉永福化為伙夫的說法，並不是平空捏造的。陳運通在為劉永福寫個人傳記時，也認為劉永福有所喬裝：

劉永福孤軍奮戰，彈盡糧絕，他化裝乘英輪潛回大陸。⁸

就實際層面來看，劉永福選擇在深夜離台，為了避人耳目，應該有所喬裝，只是是否如林衡道所說扮成了伙夫，並展現鎮定如常的一面？戚嘉林《台灣史》認為：「劉永福見大勢已去，乃偕劉成良等十餘人，扮作商旅，於19日夜乘英輪參利士（Thales），內渡廈門。」⁹但近乎歷史現場的《台南府城教會報》

5 葉英，〈劉永福別傳·續〉，《臺南文化》16期（1983.12），頁53。

6 具有自傳性質的《劉永福歷史草》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參見羅香林輯校，《劉永福歷史草》（台北：正中書局，1936.01），頁207。

7 同註1，頁299。

8 陳運通，〈劉永福先生（1837-1917）〉，《客家》183期（2005.09），頁46。

9 戚嘉林，《台灣史（三）》（一～五冊）（台北：戚嘉林發行，1998），頁1139-1140。

(TÂI-LÂM-HŪ-SIÂ KÀU-HŌE-PÒ)¹⁰ 於1895年(明治28年12月16日至29年2月3日)所發行的公報內容,卻有另一番說法:

劉永福至安平後,剃了嘴鬚,化裝成婦女,手上又抱一嬰孩,潛乘當日由廈門駛入安平的英籍商船「爹利士(Thales)」號。¹¹

《台南府城教會報》是由長老教會英國籍牧師巴克禮,於台南所創辦發行的一份教會公報。教會報除了肩負傳達教會消息、教育信徒的使命外,也詳實記錄了台灣當時的政治、經濟、及風俗民情,深具史料價值。¹² 值得注意的是,教會報早年不使用漢字,而採用閩南語讀音的「白話字」¹³ 進行書寫,即表明公報的受眾對象不是菁英分子,而是台灣不識漢字的普羅百姓。顯示當時教會公報所記載劉永福離台的情事,很容易在百姓間傳播開來。

值得玩味的是,我們今天不論是透過劉永福的個人傳記,或相關歷史故事的書寫,皆未見該事。反倒是台灣民間俗語仍有「阿婆弄港」、「阿婆仔浪港」之說法。《台南府城教會報》所記載關於劉永福離台的史料,可印證該俗語即出於民間對劉永福化裝成婦女,倉皇潛返清朝大陸的嘲弄。¹⁴ 於此我們可以發現,關於劉永福喬裝成阿婆,倉皇離台的細節,在乙未當時應是眾所皆知的傳聞,民間也因而創造出「阿婆弄港」的俗語,用來形容「臨陣脫

10 《台南府城教會報》的前身為《台灣府城教會報》,於1885年7月創刊,至94卷(1893年1月)更名為《台南府城教會報》,而後又經歷幾次的改名與停刊、復刊,於1948年1月以《台灣教會公報》繼續經營。教會公報早年是閩南語為主,用教會羅馬字書寫,到了1969年3月之後,才改為中文。本處除了依據《台南府城教會報》的內容,也參考了張守真《劉永福與台灣》對這段史料的中文翻譯。參見張守真,《劉永福與台灣》(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3.12),頁88。

11 台灣教會公報編,《台灣教會公報全覽(2)1894-1895》(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2004.10),頁114-116。

12 吳學明:「首先注意到《台灣教會公報》的史料價值的是賴永祥教授,但利用者仍然相當少,大部分是教會內從事教會史研究的研究者。歷史學界在討論長老教會歷史相關議題時,也很少人利用此一史料,主要原因應該是閱讀白話字困難所致。歷史學界開始注意到教會報的價值是近年的事,已有數篇博、碩士論文以長老教會為主要討論對象,且以教會報為研究的主要素材。」吳學明,〈《台灣教會公報全覽》及其史料價值〉,《全國新書資訊月刊》79期(2005.07),頁29。

13 以教會羅馬字拼讀台灣本地通用的廈門語音。

14 郭弘斌:「(劉永福)在十月十九日黑夜,脫了官服換成老太婆裝,至安平港搭乘英輪Thales號,乘著夜晚逃離台灣……此事為台灣人所取笑說是『阿婆擺港(弄港)』。」郭弘斌,《偉大的台灣人:日據時期台灣史記》(台北:台灣文藝復興協會,2005.04),頁69。

逃」、「棄之不顧」的嘲弄。曾在台7年（1864-1870）的英人必麒麟（W. A. Pickering），在《歷險福爾摩沙》一書中，也譏笑劉永福戰敗後「化妝為女人，懷抱一個嬰兒，逃離了台灣。」¹⁵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必麒麟在書中所描述劉永福離台的情事，是在他已離台二十餘年，寓居英國時所輾轉得知的消息。顯示劉永福離台時，曾化妝為婦女的歷史細節，在海外多有流傳。然而《歷險福爾摩沙》一書雖早於1898年已由倫敦Hurst and Blackett出版社出版，卻因為必麒麟使用英文著述，較難引起兩地人士的共鳴，且該書晚至1990年代才有中譯本問世，使得此一歷史細節未能因為必麒麟的記載，進而保存在任何一本劉永福的歷史故事書，或傳記文學當中。在經過日治的五十年後，甚至已逐漸被遺忘。為什麼劉永福化妝成婦女潛返清朝大陸的情事，無法進入歷史讀物的系統脈絡呢？可以解釋的一個原因是：這樣的歷史細節跟歷史讀物所欲建構的劉永福抗日英雄形象，將會有所抵觸。

於此我們可以發現，相較於歷史讀物，反而是民間口頭流傳的俗語，較真實地貼近了劉永福離台的歷史細節。於此，我們想繼續探究一個問題，在乙未當時台民的心中，劉永福是否如後世歷史傳說所記載，是一位抗日英雄呢？

發表於戰後1952年，由鳴雨廬主人所蒐錄〈東邊出有一粒星〉的歌謠，反映了台民對劉永福夜半離台的痛心：

兵，嘮，〔口邦〕！大砲，槍子亂肆彈，
日本仔南北來上山，百姓不甘愿，
共伊剗甲血那濺，大戰八卦山，
南打狗，北彰化，一下破，
劉欽差不敢滯，半暝走唐山，
百姓大哭槌心肝……。¹⁶

15 W. A. Pickering（必麒麟）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回憶在滿大人、海賊與「獵頭番」間的激盪歲月》（台北：前衛出版社，2010.05），頁75。

16 鳴雨廬主人，〈東邊出有一粒星〉，《台南文化》2卷3期（1952.09），頁64。

據鳴雨廬主人於序言表示：「這首民謠曾普遍流行於距今四十餘年前，群童傳誦一時，編者就是曾和鄰近小朋友們合唱過的一人。至民國初，此曲已被日警禁絕，事隔四十多年，至今思之，頗可想像當年淪落的哀音，爰就記憶所及，錄供同好者作為參考，俾這歌得重見於光復後之台灣。」¹⁷ 可以知道這是一首流傳於日治時期，民間所傳唱的閩南語歌謠。事實上，歌謠前半部也透露了台民對劉永福的欽佩：

聽我唱！聽我唱！東平（邊）出有一粒星；
中國出有劉欽差。劉欽差，做人真厲害，
隔返年日本仔來，台灣即改民主國，台北十日洛洛洛。¹⁸

此外，〈台灣民主歌〉歌仔冊的內容也表現了劉永福在台民心目中的地位：

欲扑日本後斗抄，看無真主通做頭，
下面劉義猶未到，枋橋大富搬塊走。¹⁹

台民視劉永福為抗日救台的真主，沒想到到頭來依舊白忙一場：

劉欽差用計無采工，蒼蠅變蜜蜂，
蚯蚓變蜈蚣，大厝走空空，
台灣變番幫，日本無頭髻。²⁰

「劉欽差用計無采工」一語肯定了劉永福的努力，但劉永福一走，所有努力終成幻影，徒勞無功。採錄者石暘睢（1898-1964）表示：「這裏民歌與童謠三首，是採聽父老六七十年前所傳誦的。這些歌謠在台南地方曾膾炙人口。」²¹

17 同註16。

18 同註16。

19 陳憲國、邱文錫編註，〈台灣民主歌〉歌仔冊，《台灣演義》（台北：樟樹出版社，1997.08），頁56。

20 石暘睢，〈台南歌謠三首〉，《台南文化》2卷3期（1952.09），頁65。

21 同註20。

石暘睢為台南望族石鼎美之後裔，早於日治時期即在台從事有關歷史、考古、民俗、文學之研究，對台灣鄉土史料十分熟稔，享譽文獻界，有「台南文獻活辭典」之稱。透過石暘睢的採錄，我們推估「劉欽差用計無采工」的歌謠約於乙未及日治時期，為百姓所耳熟能詳。

值得注意的是民國60年代，林藜採訪台南耆舊²²，所完成的〈劉永福軼事〉，當中則描述了劉永福離台時的另一項史事細節：

劉永福是在光緒二十一年乙未（西元一八九五年）陰曆九月初二晚，由台南安平乘小竹筏登上英輪「爹利士號」離去的。當劉永福下定決心出走的前夕，曾命令他的手下，先收拾行李，把印信和自己所蓄養的好幾隻愛犬，設法送到「爹利士號」輪船上去。這在滿清專制的時代，作官的人，誰也得把印信看成比生命還重要，這是很自然的事；可是劉永福臨走之前，除了送走印信外，還不能忘情於他的愛犬，可見他是愛狗如命的了。²³

有別於葉英與林衡道著重刻畫劉永福離台的傳奇性，及面對日兵追捕時所表現異於常人的鎮定。〈劉永福軼事〉則透露劉永福離台時仍不忘帶走他的愛犬。關於劉永福離台攜犬，乃確有其事。李健兒於《劉永福傳》亦載：

永福乃命左右治裝，攜印綬及所畜西洋犬數頭，於先一日，使人送上厘士船。本人則擬乘木船，以避敵耳目。²⁴

此外李健兒表示，其父曾探訪劉永福故里，當時劉永福已年近七旬，仍將當年離台所攜的愛犬養在身邊。²⁵ 據林藜所記載台南故老的傳聞「劉永福每次乘轎

22 該書〈編者的話〉曾說：「降至工商社會現在，老輩逐漸凋零『講古』由誰接棒？有感於此，也為了表達對前人的份敬意，特請教地方父老，蒐集北部故事十七篇，中部二十五篇，南部三十八篇，合計八十篇，彙集成帙。以誌今人之不忘本，而補正史之不足。」林叟編，《台灣民間傳奇》（台北：聯亞出版社，1979.11），頁1。

23 同註22，頁484-485。

24 李健兒，《劉永福傳》（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頁204。

25 同註24，頁1。

外出時，他的八人抬的大轎中，常有愛犬相隨，即鎮署內，也蓋有許多間狗舍。因此平日中，他的愛犬總是不離左右，其情形，一如外國人的蓄狗。」²⁶該傳說軼聞顯示民國60年代，一部分的台灣百姓對劉永福的感情已經有了轉化，已能平撫戰後初期閩語歌謠中所傳遞被拋棄的心情，進而平靜地描述劉永福離台時，仍不忘愛犬，對劉永福的評價也由抗日英雄，轉變為愛狗將軍。

三、劉永福抗日形象在讀物中的呈現

我們除了透過民間歌謠與口頭性歷史傳說，能一窺劉永福抗日形象在民眾心目中的轉化，也能藉由讀物對劉永福歷史事蹟的描寫，觀察劉永福抗日形象的轉變。本文將「劉永福抗日事蹟」的讀物，分為以下三類：（一）時事小說；（二）文人編寫的人物傳記；（三）教科書。這三類讀物在敘述劉永福抗日事蹟時，往往不由自主地表露了各自對劉永福形象的建構。

（一）時事小說

劉永福在台抗日的半年期間，對岸清朝如快報報捷一般，即刻出版了一系列關於劉永福抗日戰績的時事小說。目前所存的有《劉大將軍（永福）平倭戰記》、《台戰演義》、《劉大將軍台戰實紀附地圖》、《劉大將軍戰書》、《繪圖劉永福鎮守台灣》及《劉大帥百戰百勝圖說》等。而清末時期類似的時事小說，亡佚之作，更是不計其數，如光緒年間坊間常見的《黑旗戰紀》今已不復見其內容。²⁷關於劉永福時事小說的部分內容來源，誠如《劉大將軍（永福）平倭戰記》作者曾表示：

昨日友人從赤崁來申，行裝甫卸，余即詢台倭戰狀，誰勝誰負？遠隔重洋，未知的確，真情甚為悶鬱，連日誦閱新聞報，言言可據，稍慰我心，未卜果如所言否。友人即從匣中取出手牘一捲，計百餘頁，云台地

26 同註22，頁485。

27 如羅香林所表示：「《黑旗戰紀》為光緒間坊間所常見書，人以其類似小說，不甚留存，故近日鮮見。」同註6，頁10。

開戰以來均筆之於此，或目覩，或道聽塗說，一一詳載。²⁸

根據《劉大將軍（永福）平倭戰記》作者於序言中表示，小說的底本是根據台灣友人對戰況的紀錄。然而我們若細讀小說內容，便可輕易拆穿作者的謊言。《劉大將軍（永福）平倭戰記》如此描述台灣的地勢與氣候：

台灣地多險惡，斷岸絕壁，橫亘於前，大炮與野戰炮不能搬運。現在改將山炮□□及小銃，運往軍前。澎湖風浪險惡，基隆又暑熱酷烈，所有混成枝隊軍士，或在台北或在宜蘭，或在澎湖島。司令部則依舊在基隆山上，時聞新竹附近砲聲震地，不知戰況若何。又云此間炎熱如焚，寒暑表升至一百零六度。²⁹

其間所提及台灣的氣候不僅過於誇張，幾個地名往往相距十萬八千里，不像戰況的實戰紀錄，反而較像未到過台灣的清朝人士，憑時事新聞的內容，所作的描述。此外，就書名觀之，「平倭」二字已指出《劉大將軍（永福）平倭戰記》作為時事小說的主要情節，而這樣的情節發展與史實是相違背的。實際情況是：劉永福不但未平定日軍，反而在日軍的壓境下倉皇離台。於此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我們該用什麼樣的態度，來審視此類時事小說的歷史意義？是否僅止於台灣銀行所認為：「只在反映當年台灣民氣之憤激而已。」³⁰ 我們不妨進一步思考：在什麼樣的歷史情境與氛圍下，需要大量地創造這類與史實具有絕對反差的時事文本，進而形塑劉永福為抗日英雄的典範形象³¹。此一現象不僅出現在《劉大將軍（永福）平倭戰記》，《台戰演義》的內容也不外乎如

28 佚名編，《劉大將軍（永福）平倭戰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頁2。

29 同註28，頁87。

30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戰演義》（台北：台灣銀行，1959.07），頁2。

31 如同陳佑慎指出：「在晚近史學發展的啟發下，我們不妨藉由這類文本（text）出發，權充作為一窺特定時空集體心態的敲磚門……我們不妨探討究竟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下，可以生產出《劉大將軍平倭戰記》這樣的文本，以及它所反映的歷史議題。再者，歷史人物的形象，也是歷史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的反映。作為『民族英雄』劉永福，自不能例外。」陳佑慎，〈抗日英雄的建構與記憶——試釋《劉大將軍平倭戰記》的史料意義〉，《臺灣風物》56卷2期（2006.06），頁169。

此，台灣銀行在出版弁言表示：

「台戰演義」原名「台戰實紀」……全書雖以劉永福為中心，然所記戰況，皆與當時事實不符……蓋當日兵入臺、臺民抵抗之際，作者以此物通俗文字為鼓勵人心之具耳。³²

我們可以發現：從劉永福決定留台抗日的那一刻起，不論戰況如何，是輸是贏，劉永福在清末時事小說的筆下，即命定性地將成為一位抗日英雄。因此，不論台灣的戰況如何，時事小說中所報導劉永福在台的戰績，永遠是大捷、大勝。歸納來看，清末以劉永福抗日為題材的時事小說有下列幾個共同特點：1. 作者多半不署名 2. 創作時間為清末乙未年，劉永福在台抗日期間所作 3. 作者身分為清廷大陸人士 4. 內容寫劉永福在台打勝仗的大捷內容 5. 內容或為時事新聞的改編，九分虛構一分史實，用以鼓舞人心。因此，《劉大將軍（永福）平倭戰記》即便寫割台日本，也強調劉永福最後打了勝仗：

倭人以兵艦十五艘載兵數千名攻犯基隆東北方，相距七十里之處，捨命登岸。粵勇誓死不退相持三晝夜之久，大獲全勝，得倭人首級累累若貫珠。奉命交割台灣之某員於初九乘某輪船抵滬尾，知倭已開仗，未敢上岸，即命原船展輪出口，尋見倭使，奉上文牘，而交割之事已了，從此台灣不復為我有矣。³³

雖然清末劉永福抗日的時事小說，其內容泰半為虛構之作，但當中所虛構的情節，往往又對當時台灣真實的戰況藏有部分的隱喻性，³⁴ 值得注意的是，《劉大將軍平倭戰記》小說文末所指出，劉永福最後是在打了勝仗的情形下，朝廷仍決定割台於日本。此觀點乃與早期台灣王詩琅、林衡道改寫劉永福作品，對劉永福抗日的評價有不謀而合之處。

32 同註30，頁1。

33 同註28，頁176。

34 關於這點，將於下小節有詳細的說明敘述。

（二）文人編寫的人物傳記

在台灣改寫劉永福抗日作品當中，根據下列三篇改寫作品的編寫、出版年代，或能反映戰後台灣社會兩個階段的時代觀點：戰後初期，王詩琅〈黑旗將軍劉永福〉（1955年）、許盧千惠〈台灣民主國〉（1960年）；戰後1970年代，林藜〈劉永福愛狗如命〉（1970）。³⁵

1. 王詩琅〈黑旗將軍劉永福〉

王詩琅〈黑旗將軍劉永福〉一文，雖收錄於1990年代所出版《台灣歷史故事》一書，但早在1955年即獨立成文發表在《學友》雜誌當中。³⁶ 值得注意的是，王詩琅於戰後編寫歷史故事的動機，是出於對台灣鄉土的關懷，與教育下一代的使命感。³⁷ 但由於王詩琅早年從事編輯工作，我們推測王詩琅〈黑旗將軍劉永福〉一文，參考史料與文人筆記的成分居多。其筆下〈黑旗將軍劉永福〉一文，當中有一半左右的篇幅，是在描述劉永福成長的過程，及其早年在越南邊境英勇抗法的功績。並將劉永福定位為中國近代史上難得的民族英雄：

劉永福不僅是抗日英雄，也是一位威振中外的抗法英雄；他長年間率領黑旗軍，轉戰越南各地，為他們戡平匪亂，且在法國侵略越南的幾次戰爭中，殺得法軍片甲不留，為我國族揚眉吐氣。在中國近代史上算是一位值得特書大筆的民族英雄。³⁸

對劉永福在台抗日的內渡，作了以下的解釋：

到八月中旬，日軍分三路：一由北部南下，一由枋寮北上，一由布袋嘴登陸，三面夾攻，而前線又紛紛要求彈藥軍餉，永福急得頓足嘆道：

35 關於三篇作品的編寫、出版年代，詳見「附錄：劉永福傳說作品及其形象呈現」。

36 王詩琅著，李欽賢圖，〈附錄各篇原載出處〉，《台灣歷史故事》（台北：玉山社，1999.02），頁191。

37 張良澤於〈尋根〉中寫道：「王詩琅先生把他們的傳奇故事寫給少年們閱讀，無非教育下一代勿忘自己的鄉土。」同註36，頁9。

38 同註36，頁152。

「這是內地諸公誤我，我誤了台灣人民。」……八月廿七日台南戒嚴，永福移駐安平砲台，九月二日臺南城內又有土匪蜂起，永福知道大勢已去，這才匆匆和幾個隨從乘英國輪船爹利士號逃回廈門。³⁹

王詩琅對於歷史的考究，表現在改寫的歷史故事中，通常會詳細記載事件發生的時間。劉永福離台短短一段文字，即註明了八月中旬、八月廿七日與九月二日，三個時間點。值得注意的是：在王詩琅的筆下，將劉永福打敗仗的原因歸之於：彈藥糧餉的不足；內地大臣原允應為後援，供應彈藥糧餉，卻沒有辦到。對此，林衡道也有相同看法：

糊塗的不是愛國的民眾，糊塗的是南洋大臣張之洞。他事先鼓勵劉永福抗戰，並說有大量軍火與糧餉濟助，結果完全食言，劉永福未曾得到一槍一彈。所以，劉永福內渡前，當著他的軍民破口大罵說，「張之洞誤了我，我誤了諸君。」⁴⁰

認為劉永福之所以抗日未果，主要是根源於內地大臣沒有信守支援劉永福兵力的承諾，責任是在朝廷，而非在劉永福。這樣的看法可以說是當時，清末知識分子普遍的共識。⁴¹ 清末時事小說《劉大將軍（永福）平倭戰記》，可反映當時人們的自大與輕敵，及對日本總督的藐視，認為只要劉大將軍永福出馬，堂堂的日本總督即可手到擒來，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2. 許盧千惠〈台灣民主國〉

相較於王詩琅與林衡道對劉永福內渡的體諒，許盧千惠〈台灣民主國〉

39 同註36，頁164-165。

40 同註1，頁300。

41 楊文萃〈書感〉：「鯨鯢未剪漫興波，惇愷滄溟喚奈何！誤國羣奸真是賊，籌邊六練竟降倭！金牌已抱千秋恨，鐵券空輸一局和！獨喜將軍劉越石，海天重返魯陽戈！」符天佑〈寄懷劉淵亭軍門〉：「孤城無援計終窮，拔隊歸來氣亦雄；猶領殘兵三百騎，勝他夜半走江東。」當中「誤國羣奸真是賊」、「孤城無援計終窮」皆在暗指朝廷不派兵援助、張之洞食言之事。王炳耀，《中日戰輯選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69.03），頁114-115。

對劉永福的內渡則有不同的評價。許盧千惠〈台灣民主國〉收錄於《台灣人的歷史童話·日據篇》，作者雖使用日文寫作，本身卻是台灣台中人，1936年出生成長於日治時代的台灣。值得注意的是，許盧千惠的夫婿是民進黨主政時駐日代表許世楷，許盧千惠早年隨夫在日本生活，參加台獨運動。該書雖於1991年始在台灣翻譯出版，但著手寫作的時間應為1960年代，⁴² 根據本書後記所收錄，阪田寬夫〈關於許盧千惠女士〉一文表示，許盧千惠的寫作動機是「為了自己的孩子而用日文將台灣的歷史和傳說寫下來。」，故事來源為「小時候聽祖父或者母親所講的故事。」⁴³ 當中〈台灣民主國〉寫道：

台灣人請求唐景崧和劉永福當大總統和大將軍，他們是清朝派到台灣最了不起的官員。大家以為他們可以成功的指揮部隊，他們卻辜負了台灣人的期待。⁴⁴

大將軍劉永福，沒有真正的指揮戰鬥，就舉起白旗，看來沒有打勝仗的希望，就不顧軍隊，還是逃回到中國去了。不是在台灣出生、在這裡長大的這兩個人，並沒有為這個島嶼冒死保衛的心情。被留下來的人都顯得十分洩氣。⁴⁵

許盧千惠高中畢業以前的青春時期皆在台灣渡過，因此〈台灣民主國〉中關於劉永福的描述，或許也可代表日治與戰後初期，一部分的台灣百姓對劉永福抗日的想法：認為劉永福沒有盡力保衛台灣，對劉永福的內渡，也有一種無法釋懷，感到被拋棄的心情。

42 根據該書後記，阪田寬夫在〈關於許盧千惠女士〉一文中表示：「這本書，可以說是從十多年前就開始寫了吧！其動機直接的是當友美小學二年級的時候，為了自己的孩子而用日文將台灣的歷史和傳說寫下來。」而根據文末的落款時間「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五日」往前推十年即為1960年代左右。參見許盧千惠著，羅毛清芬譯，《台灣人的歷史童話·5 近代篇》（共五冊）（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社，1991.05），頁77、78。

43 同註42，頁77。

44 同註42，頁70。

45 同註42，頁72。

3. 林藜〈劉永福愛狗如命〉

林藜〈劉永福愛狗如命〉收錄於《台灣民間傳奇》，林藜所寫的每篇故事都會註明故事的發生地點，其區域地有鄉、鎮、市。〈劉永福愛狗如命〉一文註明故事發生地點為台南市⁴⁶，顯示林藜所寫文本應有民間傳說的依據。該書雖由稻田出版公司於1995年出版，然而寫作時間點應在1970年代⁴⁷。觀其內容，乃折衷王詩琅〈黑旗將軍劉永福〉與許盧千惠〈台灣民主國〉中對劉永福的評價，贊同劉永福是一位抗法名將，但不是抗日英雄。更甚者，乃描寫劉永福嗜吸鴉片的負面形象：

劉永福之愛狗如命還不算，他更嗜吸鴉片……當劉永福登上了英輪「爹利士號」時，他有一武衛軍親兵黃阿海（南澳人），隨身攜帶白銀二百兩，和劉永福所心愛的鴉片煙筒兩支：一是用極名貴的安南「清花桂」所製成；一是四方竹的製品，永福就是個喜愛吸食鴉片的人，故不能沒有煙筒。⁴⁸

值得注意的是，於1979年所出版《台灣民間傳奇》一書中，林藜化名為林叟，自詡為編者而不是作者，當時篇名尚取為〈劉永福軼事〉，而不是1995年所更定，明顯具有貶義的〈劉永福愛狗如命〉。顯示從1979年到1995年，經過這十多年的歲月，林藜身為一位文人作家，也逐漸贊同與接受民間對劉永福的評價。

（三）教科書

1934年由呂思勉所寫，國民政府教育部審定出版的《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下）》，如此描寫關於劉永福渡台抗日的事蹟：

46 林藜，《台灣民間傳奇10》（台北：稻田出版公司，1995.12），頁2。

47 林藜〈劉永福愛狗如命〉與1979年由聯亞出版社出版，林叟編《台灣民間傳奇》中〈劉永福軼事〉一文幾乎相同，僅刪減了部分繁褥內容。由書名與寫作的時間點，及姓氏來看，林叟即疑為林藜。

48 同註46，頁8。

約既定，台灣人推巡撫唐景崧為總統，總兵劉永福主軍政，謀自立。旋因撫標兵變，景崧出走，台北失陷。永福據台南苦戰，亦不敵內渡，台灣遂亡。⁴⁹

而後迄今，台灣教科書亦延續呂思勉對劉永福在台抗日的基調。以2004年王仲孚主編康熙版《高中歷史》為例：

劉永福彈盡援絕，大勢已去，在眾人勸告下，黯然離開台南，遠赴廈門，全台遂陷入日人手中。⁵⁰

康熙版教科書劉永福的附圖文字則進一步補充：

劉永福為台灣民主國大元帥，其黑旗軍以「不要錢、不要命、不要官、甘苦相共，戮力同心」為誓，在台南重整旗鼓以抗日。⁵¹

事實上，近來史料已多披露「黑旗軍」在台灣的軍紀敗壞，當時英國駐台南、打狗（高雄）領事胡力檣（Hurst）對黑旗軍的評價是「他們不怕死，殘暴成性，整天惹是生非，目中無人，就是他們自己也已管不了了。」⁵² 康熙版教科書所說黑旗軍以「不要錢、不要命、不要官、甘苦相共，戮力同心」為誓，與1955年王詩琅〈黑旗將軍劉永福〉：「我劉某，不要命、不要錢、不要官，願和民眾同甘共苦和日軍共戰死而已。」⁵³ 有異曲同工之妙，也顯示教科書中所呈現的劉永福抗日形象，既非呼應戰後台灣民眾的想法與感受，也沒有隨著史料的出現而有所改動，對劉永福的抗日形象尚延續清末知識分子對劉永福抗日形象的建構。

49 呂思勉，《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下）》（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02），頁97。

50 王仲孚主編，《高中歷史·下》（台中：康熙圖書網路公司，2004.02），頁83。

51 同註50，頁83。

52 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Record (microfilm), Embassy and Consular Archive, China: Correspondence, (Taiwan), 228/1199, pp141-146, 24 April 1895, Hurst to O'conor. 同註10，頁31。

53 同註36，頁164。

四、讀物及圖畫對口承歷史傳說的影響

與時事小說相關，乙未抗日當時清朝與台灣也流傳著一種新聞畫報性質的木刻版畫。其中《劉大將軍擒獲倭督樺山斬首全圖》與《劉小姐大破倭奴圖》（參見附圖一、二）即呈現黑旗軍劉永福在台抗日的英勇事蹟。當時來台報導戰事的美籍從軍記者戴維生（Davidson, James Wheeler），也注意到了這兩幅圖畫在台的流傳：

有2個盛傳於人們的故事是以圖畫來描寫的；其一是畫著一隊日本步兵被劉永福的小姐們帶了一些生番用原始的武器輕易的擊退；另一是日本總督樺山伯爵將處死的畫……上述故事以及其他數不清的不可能的事情為華人盲目接受，而引起在日軍庇護下之人們的驚駭。⁵⁴

顯示圖畫內容所呈現劉永福打勝仗的情節故事，也廣泛地在民間流傳。乙未在台流傳的這兩幅圖尚保存於彰化「1895八卦山抗日保台史蹟館」，或可視為一種「民間傳說圖」。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幅圖所畫的內容，故事來源應源於清末劉永福抗日的時事小說。

（一）清1895年·《劉大將軍擒獲倭督樺山斬首全圖》（附圖一）

圖上文字有：「廈門各商號來信云及，倭督樺山氏，被劉大將軍擒獲……寓臺觀戰人來稿愛蓮生繪。」說明該圖是根據在台觀戰人士來稿所畫。圖畫呈現劉永福為大將軍，身後率領眾部卒。其中令人玩味的是，圖畫中擒下「倭督樺山氏」的並非劉氏旗下的黑旗軍，而是台灣原住民「生番兵頭」。這樣的畫面倒是與《台戰演義》中所描述，黑旗軍壓陣，生番兵在前線殺敵的內容相呼應：「劉大將軍點部下黑旗兵二千餘人。兩軍礮聲（□□），煙霧蔽天……忽

54 戴維生（Davidson, James Wheeler），蔡啟恒譯，《臺灣之過去與現在》（台北：台灣銀行，1972.04），頁241。原書於1903年出版，英版原書中也著錄了這兩張圖。參見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台北：南天書局，1992.10影印版)，p.348。

飛出生番一隊，長鎗短刀，殺死倭兵千餘人。」⁵⁵在這樣小說敘事與畫面構圖下，其實透露了一種輕敵的心態。在清末乙未日本侵台之初，不論是內地重臣、在台百姓抑或劉永福自身，對日本的戰力與能力皆沒有清楚的認知，甚至有點錯估形勢：認為昔日的抗法英雄劉永福；及其麾下的黑旗軍，依舊能為台灣帶來一場勝戰。如同《台戰演義》所描述：

越數日，樺山氏乃自往劉營勸劉。該倭每以金銀動之，出言不遜。劉大將軍震怒，命人縛住，即致書倭國云：「汝國之樺山現已捆住，當速送金珠一百兆來贖，已十日為限，逾限即當斬殺祭旗，特此示之，勿自誤也！」旋有倭兵五百餘名，意欲奪回樺山，遂由新竹進戰，大勝直進。不料吳統領、林觀察早已埋伏也，節節退避，倭兵以為得手，勇往直前。到處埋伏，伏兵齊出，前後夾戰，殺盡倭奴，剝下倭奴衣帽，令台兵穿戴，星夜趕往倭營。倭營見自己之兵，開營納之。台兵頓時槍礮齊發。倭營大亂，自相踐踏，死屍滿地。⁵⁶

文中描述樺山資紀親自前往劉營，欲以金錢收買劉永福，劉氏一怒之下將日督樺山縛住，並展現謀略，利用倭兵欲救樺山資紀的心理，誘敵深入，出計令臺兵喬裝為倭兵，入倭營殺敵。在乙未眾人皆錯估形勢的歷史氛圍下，樺山資紀招降劉永福，劉氏慨然拒絕的史事進入小說的脈絡，即迅速演義為一種勝利的假想圖——劉永福一舉擒獲樺山資紀，並勢破如破竹打敗日軍。

在史實中日督樺山確實曾發書招降劉永福（1895.07.04），為其所拒。⁵⁷然而劉氏的拒絕，並不如小說所述的大義凜然，很有可能是因為聽信了一封於6月21日，由上海轉到署兩江總督張之洞的密電，內稱：「『俄國已認台自主，問黑旗軍尚在否？究竟能支持兩月否？』似此外源已結，速宜將此事遍諭軍民，死守勿去；不日救兵即至。仰即派人將此電告知劉幫辦（永福）。」⁵⁸

55 同註30，頁6。

56 同註30，頁7。

57 同註2，頁80。

58 同註10，頁47。

這封密電，不僅代表了張之洞對劉永福在台抗日的支持，也傳遞了一種錯誤的國際情勢：「俄國已認台自主」，就實際層面來看，劉永福很有可能是在這種錯估形勢，以為只要再堅守兩個月救兵即至的前提下，拒絕日督樺山的招降。然而在劉永福拒降後，日軍侵台猶如強敵壓境，密電中允諾的救援始終未至，劉永福在台戰況每況愈下，終於在10月7日開始第一次的求和，以致在10月9日嘉義一役中，未能奮力一搏，日軍僅耗時一個鐘頭即攻陷僅次於台南地位的嘉義古城，顯示：劉永福在認清情勢對日求和後，已無心戀戰。而後在三次求和皆宣告失敗的頹勢下，劉永福於10月20日遁走離台。⁵⁹

明顯地，上述的歷史事實並未進入畫報讀物與時事小說的情節當中，伴隨著《劉大將軍擒獲倭督樺山斬首全圖》在台的流通，反而是展現劉永福謀略的虛構性嘉話，曾繪聲繪影地進入台灣民間口頭流傳的脈絡中。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在1934年所寫的隨筆中亦提及：

還記得中日戰爭（一八九四年）時，我在鄉間也常見游手好閒的名人，每晚從茶店裡回來，對著女人孩子們大講些什麼劉大將軍（劉永福）擺「夜胡陣」的怪話，大家都聽得眉飛色舞，真該和跋司珂的人們同聲一嘆。⁶⁰

顯示《臺戰演義》所形塑劉永福足智多謀的人物形象，在清末大陸的民間傳說中亦多所流傳。⁶¹

（二）清1895年·《劉小姐大破倭奴圖》（附圖二）

圖中所註明人物有四：劉紅仙、賽本菊、陳軍師、生番兵。其中劉紅仙即為劉小姐，身分即劉永福的女兒。圖上文字有：

59 同註2，頁80-94。

60 魯迅，〈《促狹鬼萊哥羌台奇》譯者附記〉，《魯迅全集·譯文序跋集》（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12），頁392。

61 陳偉芳亦表示：「這時候（劉永福內渡），歌頌台灣抗戰的文藝作品到處傳播，有愛國知識分子寫的詩文小說，連環圖書，有民間藝人編的通俗唱詞。甚至在街頭巷尾，也有人在演唱黑旗軍作戰的故事。」陳偉芳，《台灣乙未戰紀》（中國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1.06），頁108。

君辱臣死，千古大義；台南自劉大將軍鎮守有日，勝仗連獲，有劉小姐恨倭奴無道，乃集女兵力功倭奴於台北，女兵虜其兵力，分隊進擊，奈倭奴烏合之眾，仗血氣，非女將敵，悲泣震野慘，氣聲天均聞。

畫中劉小姐為劉永福的女兒，在《劉大將軍（永福）平倭戰記》中除了劉小姐，還有三位英勇的女將：

在淵帥部下效力……又有女將四人，一為孫夫人張秀容，即庚堂軍門之媳，為夫報仇者也。一為陳雅宜即亮生之妹，自又出家頗通紙兵豆馬之術，餘其二人即劉帥大二兩女公子，厥名金英玉英者也。四人均是將門之子，巾幗英雄有非尋常鬚眉所能及者。故八卦一陣奏功最偉……四女將之力寔居其半。⁶²

《劉大將軍（永福）平倭戰記》中大部分的記載多與事實不符，被認為是乙未當時清朝人士所虛構的小說。但書中所著墨的女將卻真實反映了乙未當時，台灣婦女也持槍加入民軍一同抗日的景象。當時日籍隨軍採訪記者大谷誠夫也訝異於台籍婦女的勇猛：

我們從潛伏處暗中窺伺敵人的動靜。只見每二十人或每三十人成羣，集在這處，集在那處，其中還有婦女子執槍的，也有老幼執槍的，糧餉多由婦女的手搬運，宛然如看見美國十三州獨立時的情景。⁶³

又說：

當我們且戰且走時，敵人卻出現於我們的前後左右，依然對我們狙擊。最令人驚訝的，就是婦女執槍在追趕我們。⁶⁴

62 澹軒老人漫題，〈平倭戰記三集弁言〉。同註28，頁57-58。

63 大谷誠夫，《台灣征討記》，轉引自王一剛，〈乙未台民的抗日戰〉，《台灣風物》23卷2期（1973.06），頁17。

64 同註63，頁17-18。

此外圖中由劉小姐所率領的生番兵，也反映了乙未當時原住民協助抗日的戰況。當時駐台外籍記者麥雅士曾報導：「七月二十四日（舊曆六月三日），東北方聞有砲聲如雷，蓋勇猛進攻首府之客家及『生番』義軍之先鋒再與日軍交戰矣。」⁶⁵這也解釋了美籍記者戴維生為什麼特別將《劉小姐大破倭奴圖》刊登在介紹台灣歷史的英文書籍上。⁶⁶戴維生或許也同樣看到了台籍婦女與原住民族英勇抗日的景象，認為該圖在某種程度上，的確真實反映了台灣乙未抗日的景況。

於此，我們或許得重新審視《劉大將軍（永福）平倭戰記》與《台戰演義》的成書來源。在乙未當時，時事小說於成書之際，應該有耳聞從台灣帶回的真實戰況，⁶⁷小說作者或許為了鼓舞人心，因此揚善隱惡，將敗仗改為大捷，將台籍婦女英勇抗日的景況，歸之於劉永福旗下女將的戰功。而經過改編的時事小說被新聞畫報畫成圖像，又重新傳回台灣，成為口頭流傳的劉永福抗日故事。

關於劉永福抗日傳說的流傳，大抵來看，我們可以將讀物與口承歷史傳說的互動關係，區分為以下三大類：

1. 讀物接受、改編劉永福口傳歷史傳說

如時事小說改編劉永福民間傳說、教科書收錄劉永福民間傳說，及文人改寫作品中，許廬千惠〈台灣民主國〉、林藜〈劉永福愛狗如命〉中所呈現，民間百姓對劉永福在台抗日的想法。

2. 讀物轉化書面紀錄傳入民間

如王詩琅、林衡道的改寫作品，採納了清末知識分子的觀點，將劉永福的戰敗，歸之於清廷的暗弱、張之洞的食言。

65 王世慶，〈外國記者和外商筆下的乙未之役〉，《台灣文物》39卷2期（1989.06），頁86。

66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p.348 著錄了《劉小姐大破倭奴圖》。

67 值得注意的是，《台戰演義》也收錄了台灣所流傳海盜林道乾殺番取血固舟的傳說：「明嘉靖間，海盜林道乾為俞大猷所逐，遁入台灣，皆土番；道乾華人，不樂居其地，殺番取血固舟入占城。」同註30，頁35。

值得玩味的是，屬於第一類的許廬千惠與林藜，認為劉永福辜負了台灣人民的期待，不是一位真正的抗日英雄。以及第二類的王詩琅與林衡道，將劉永福打敗仗的原因歸之於內地大臣張之洞的食言，皆反映出劉永福抗日史事的某一個面向。無可諱言，劉永福在台抗日確實沒有背水一戰的決心，據悉劉永福離台後，仍留有大批彈藥，並非彈盡援絕而離台。⁶⁸ 然而劉永福在台灣民主國宣告瓦解，文武官員紛紛內渡之際，仍然選擇留在台灣，與台南文武百餘人歃血同盟，共同抗日，其心可感。雖然這種可感之情是建立在誤判情勢的歷史氛圍；以及內地大臣張之洞「堅守一月，救兵即至」的允諾。⁶⁹ 然而也因為這樣的歷史發展，王詩琅與林衡道才會將劉永福抗日未果，黯然離台的責任，歸之於清廷與張之洞。

3. 讀物記錄大陸口頭傳說散播於台灣

如發表於戰後初期的台灣刊物，萍生〈劉永福與義猴〉：

廿二年春余遊羊城白雲山，憩能仁寺，寺旁山麓得一小塚，碑文剝落，隱約可辨，誌義猴事甚詳，碑右刻劉永福一筆虎，字蹟□□。當甲午事起，劉將軍守台灣，稱黑旗軍，勢甚振，日人蓄意侵福漢□，佩重兵強壓之，劉將軍轉戰台東，台南花蓮等處，孤軍憤鬪，屢敗屢戰，情勢危急，將軍畜一猴，高數尺，甚穎慧，能解人意，將軍出入必相隨，一日戰事失利，移軍守山谷間，相持旬日，外援隔絕，人馬疲甚，多散亂，料不能敵……猴竊敵軍圖誌以歸，將軍喜甚，因得悉敵軍虛實，自聞道突圍出，全軍完整，日人疑懼以為將軍為神物所護。⁷⁰

萍生〈劉永福與義猴〉一文發表於戰後1950年代，但透過內文的記載，作者看到碑文的時間點為民國22年春，即西元1933年。碑文描述劉永福在台抗日轉戰

68 同註10，頁91-92。

69 黃秀政，《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12），頁272-273。

70 萍生，〈劉永福與義猴〉，《光復雜誌半月刊》（1950.05），頁5。

台東、花蓮的戰績。然而劉永福在台期間並未到過台灣東部，劉永福養義猴一事虛構的成分為大。碑文藉義猴突顯劉永福抗日的神勇，以及日軍對劉永福的畏懼。由作者文末所提及「客歲冬余避難欽州，道經劉將軍故宅，巍然華屋，當地父老喜談劉將軍遺事，並多古蹟憑悼久之，述及義猴事，尤不覺為之悵然，故書義猴傳以誌之。」⁷¹可明白〈劉永福與義猴〉的故事內容，本為清末至民初以降，廣西民間的口頭傳說，而後載於廣州羊城白雲山上之碑文，之後又透過書籍為媒介，流傳回台灣。〈劉永福與義猴〉故事的傳播與流傳媒介，如下簡圖所示：

口傳：民間故事（廣西）→文字：石刻碑文（廣西）→文字：期刊書籍
（台灣）

值得注意的是，〈劉永福與義猴〉對劉永福的離台寫道：

時清庭暗弱，捷報未達，內庭主和議願喪失主權，廣拓商埠，以戰勝國仍受凌辱，時論惜焉，自是劉將軍知無所用，翌年還師羊城。⁷²

傳說內容未述及劉永福離台的倉皇，將劉永福離台的原因歸於清廷暗弱，未惜劉才。並杜撰劉永福在台灣打了勝仗。傳說內容明顯與清末時事小說《劉大將軍（永福）平倭戰記》有一脈的傳承關係。該傳說塑造劉永福為抗日英雄，離台原因為清朝闇弱的理由，可呼應戰後初期台灣仍未有強烈獨立意識，不少百姓視台灣為中國祖國的一部分，欲反攻大陸的政治情勢。在台灣當時的社會氛圍下，該故事或許可以為台灣百姓所接受。

五、結論

如果我們把劉永福抗日形象具體歸納為民間形象與讀物形象兩類，其與劉

71 同註70。

72 同註70。

永福歷史評價的關係即呈現兩種不同現象：

(一) 讀物形象與劉永福歷史評價的關係：在時間縱軸上越接近劉永福抗日史事的讀物形象，對劉永福歷史評價越趨於主觀，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淬鍊，始能站在各方視角，給予劉永福持平客觀的歷史評價。

如「時事小說」在時間縱線上，距抗日史實最接近，所描述的劉永福形象，卻最遠離史實。時事小說描述劉永福為抗日英雄，並打贏了戰爭，當中對戰爭的情形雖有部分隱喻性的描述，但大部分內容為虛構之作。值得注意的是：時事小說雖為文人所創作，創作時間也最接近史事的發生，小說行文卻籠罩在一種過於輕敵，未能明察戰爭局勢的意識形態下；再加上過於放大劉永福為抗法名將的光環，小說敘事全然是在建構一種想像中的勝利。

反觀在遠離戰爭煙硝後由文人所編寫的人物傳記，即便王詩琅、林藜是站在同情劉永福立場的視角，林衡道與許盧千惠則是以台灣百姓的立場出發，彼此立場不一，卻反而能持平地給予劉永福客觀的歷史評價，各自反映出史實的某一面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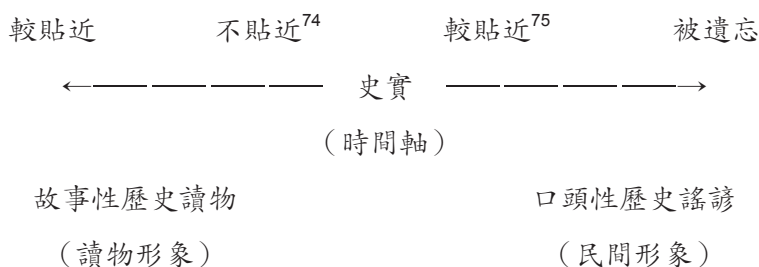
(二) 民間形象與劉永福歷史評價的關係：在時間縱軸上越接近劉永福抗日史事的俗語、謠諺，對劉永福的歷史評價雖出於一種主觀意識，卻也最貼近歷史現場，所呈現的是一種透過親身經歷所傳遞的歷史事實。如日治時期所流傳的閩南歌謠〈東邊出有一粒星〉、石暘睢所採錄〈台南歌謠三首〉，或者是俗語「阿婆弄港」，在在透露了民間口頭所流傳的劉永福事蹟，往往呈現一種民眾真實的感受，與細節性的歷史內容。如「阿婆弄港」即是將劉永福裝扮為婦女逃離台的歷史細節經由一種切身之痛轉化為嘲弄人生的語料。而這種透過諺語所承載的歷史本事卻會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被淡忘。⁷³

然而就劉永福抗日形象而言，並無法全然地將讀物與民間流傳進行清楚的區隔，兩者間仍存在一種互為影響的關係。大致來看，我們可以將劉永福抗日傳說的流傳，描繪出一種現象，距離「劉永福抗日事件」越近的故事性歷史讀

73 經筆者調查採錄，今日台南地區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即便知道「阿婆弄港」這句俗語，並明白其所意指「臨陣脫逃」、「溜之大吉」的意涵，也已不知道背後有關劉永福的離台事蹟。

物，往往不能真實地反映當時的史實，必須經過一段歲月時間的沉澱，始有一種較貼近史實的客觀描述。與此相反的是，距離「劉永福抗日事件」越近的口頭性歷史謠諺，往往較能貼近史實的某些面向。如下圖表所示：

「劉永福抗日事件」傳說與史實關係圖：



總結來看，劉永福傳說形象轉變的原因，亦受到下列三點因素的影響：

- (一) 受到書籍觀點的影響，如清末時事小說反映文人的觀點立場；
- (二) 受到現實生活中立場的影響，如文人改寫劉永福作品中王詩琅、林衡道的大中國立場，與許廬千惠、林藜所反映台灣在地百姓的觀點立場；
- (三) 受到時代的影響，如戰後初期萍生〈劉永福與義猴〉一文在台的刊行，有其時代性的政治背景。

然而，不論是乙未年間或者是後世對劉永福抗日史事的多重解讀與演義，或許即源自劉永福抗日史事的特殊性。持平來看，劉永福並非台灣人，只是奉命來台守防，在台停留時間甚至不到兩年，對台灣還沒有太過深厚的情感，卻在割台之際，理當渡海離台的時候，願意留下來，與台灣人民一同保衛家園。後世對劉永福的抗日傳說之所以出現貼近與虛構的多樣描繪，或許即根源於這段史事的不凡之處。

74 代表例子：清末描寫劉永福抗日的時事小說。

75 代表例子：反映劉永福倉皇離台，進而所衍生「阿婆弄港」俗語一例。

附錄

有關劉永福傳說作品及其形象呈現一覽表

流傳編寫年代	出版年代	作品來源	作者／改編者	作品	類型	劉永福形象
1933	1950 ⁷⁶	羊城傳說	萍生	劉永福與義猴	傳說	正面：抗日民族英雄、抗法名將
1900左右	1952 ⁷⁷	台南歌謠	石暘睢	台南歌謠三首	歌謠	正面：劉欽差用計無采工，蒼蠅變蜜蜂。
1910左右	1952 ⁷⁸	台南歌謠	鳴雨廬主人	東邊出有一粒星	歌謠	正面：東平（邊）出有一粒星；中國出有劉欽差，劉欽差，做人真厲害。
1895以後	——	——	——	——	俚語	負面：阿婆弄港
——	1955 ⁷⁹	——	王詩琅	黑旗將軍劉永福	傳說	正面：抗日民族英雄、抗法英雄
1960年代 ⁸⁰	1990	——	許盧千惠	台灣民主國	童話傳說	負面：大將軍劉永福，沒有真正的指揮戰鬥，就舉起白旗。
——	1979 ⁸¹	台南市民間傳說	林藜	劉永福愛狗如命	傳說	正面：抗法名將 負面：嗜吸鴉片
——	1984 ⁸²	——	林銜道口述	劉永福	傳說	正面：抗法名將

76 同註70，頁5。

77 同註16，頁64。

78 同註20，頁65。

79 〈黑旗將軍劉永福〉原載於1955年8月出版的《學友》雜誌3卷9期。

80 同註42，頁77、78。

81 林藜著手寫台灣史，始於民國六十年代中期。〈劉永福愛狗如命〉一文，亦收錄於林斐編，《台灣民間傳奇》。同註22，頁483-487。

82 同註1，頁297-300。



附圖一：《劉大將軍擒獲倭督樺山斬首全圖》來源：James W.Davidson 1903



附圖二：《劉小姐大破倭奴圖》來源：James W.Davidson 1903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王炳耀，《中日戰輯選錄》（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69.03）。
- 王詩琅著，李欽賢圖，《台灣歷史故事》（台北：玉山社，1999.02）。
- 台灣教會公報編，《台灣教會公報全覽：台灣第一份報紙》（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2004.10）。
-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台戰演義》（台北：台灣銀行，1959.07）。
- 佚名編，《劉大將軍(永福)平倭戰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版）。
- 呂思勉，《復興高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中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02）。
- 李健兒，《劉永福傳》（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
- 林 藜，《台灣民間傳奇》（台北：稻田出版公司，1995.12）。
- 林叟編，《台灣民間傳奇》（台北：聯亞出版社，1979.11）。
- 林衡道口述，洪錦福整理，《台灣一百位名人傳》（台北：正中書局，1984.01）。
- 張守真，《劉永福與台灣》（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2003.12）。
- 戚嘉林，《台灣史》（台北：戚嘉林發行，1998）。
- 許盧千惠著，羅毛清芬譯，《台灣人的歷史童話》（共五冊）（台北：自立晚報文化出版社，1991.05）。
- 連雅堂，《台灣通史》（台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5.01）。
- 郭弘斌，《偉大的台灣人：日據時期台灣史記》（台北：台灣文藝復興協會，2005.04）。
- 陳偉芳，《台灣乙未戰紀》（中國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1.06）。
- 陳憲國、邱文錫編註，《台灣演義》（台北：樟樹出版社，1997.08）。
- 黃秀政，《台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12）。
- 魯 迅，《魯迅全集·譯文序跋集》（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12）。
- 戴維生（Davidson, James Wheeler）著，蔡啟恒譯，《台灣之過去與現在》（台北：臺灣銀行，1972.04）。
- 羅香林輯校，《劉永福歷史草》（台北：正中書局，1936.01）。
-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台北：南天書局，1992.10年影印版）。

W. A. Pickering (必麒麟) 著，陳逸君譯述，《歷險福爾摩沙：回憶在滿大人、海賊與「獵頭番」間的激盪歲月》（台北：前衛出版社，2010.05）。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王世慶，〈外國記者和外商筆下的乙未之役〉，《台灣文物》39卷2期（1989.06），頁81-93。

王宇高，〈劉永福傳〉，《國史館館刊》2卷1期（1949.01），頁63-67。

石暘睢，〈臺南歌謠三首〉，《台南文化》2卷3期（1952.09），頁65。

吳學明，〈《臺灣教會公報全覽》及其史料價值〉，《全國新書資訊月刊》79期（2005.07），頁28-30。

張守真，〈乙未之役劉永福議和始末〉，《史聯雜誌》26期（1995.11），頁71-100。

陳佑慎，〈抗日英雄的建構與記憶——試釋《劉大將軍平倭戰記》的史料意義〉，《台灣風物》56卷2期（2006.06），頁167-199。

陳運通，〈劉永福先生(1837-1917)〉，《客家》183期（2005.09），頁46-47。

萍 生，〈劉永福與義猴〉，《光復雜誌半月刊》（1950.05），頁5。

葉 英，〈劉永福別傳·上〉，《台南文化》14期（1982.12），頁44-79。

——，〈劉永福別傳·續〉，《台南文化》16期（1983.12），頁18-62。

鳴雨廬主人，〈東邊出有一粒星〉，《臺南文化》2卷3期（1952.09），頁64。

（二）學位論文

洪博文，〈日治時期文學作品所反映的台灣民主國形象〉（台南：國立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05）。

鄭凱菱，〈乙未劉永福抗日事蹟之作品研究〉（台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碩士論文，2009.06）。